



論語古義

八之十

□ 12
3105
4E



門 612
號 3105
卷 4

論語古義卷之八



伊藤維楨 述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陳謂軍師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俎豆禮器軍旅之事夫子非不知也特非所以為訓故曰未之學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去衛適陳糧絕從者困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濫也。言富貴在天。故君子固有時而窮。然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也。

或曰在春秋戰國之時。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殊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苟以禮讓為國。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君民上下之情親。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九法斁。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故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言王道易易也。靈公得夫子之大聖而失

其所問惜哉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賞而未知其要故

夫子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子貢因夫子之言而略悟其非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

夫子之學極其廣大。猶天地之包合萬物。而無所不有也。豈多學而識之者乎哉。蓋一與多。學正相反。一則得二三。則失一。則成二三。則敗。故為學者不馳旁蹊。不求多岐。一而又一。至於至一之地焉。則五常百行禮樂文章

合湊會歸不須外求斯之謂一以貫之與夫
多學而識之者不啻霄壤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不能自勉也

此亦夫子呼子路之名而
言知德之難以歎學者之

夫子嘗歎好德不如好色凡事知其為美則
必好之人苟知德之為美如口之於芻豢則
其孰不好其不知好者皆不知德故也

論曰古人以德行為學問外德行別無所
謂學問者故學問成則德自立身自脩而

措之家國天下亦無難焉後世以德行為
德行以學問為學問而不知以德行為學
問故有志於脩身則以力把捉有意於經
世則以法維持而其少有知者亦專務依
倣假借而不免於德愈荒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言無所作為而自
致治平也恭己南面人君之象

此夫子贊舜之德獨度越于群聖人也夫聖
堯舜為盛若堯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固不待

贊焉舜則納賓巡狩封山濬川亦多事矣然
不見其有為之迹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所以獨稱舜為無
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

子張憂事多沮滯

子曰言思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思信行不篤敬雖州

里行乎哉

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無禮義之國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

然後行

此勉為忠信篤敬之無間斷也朱氏曰

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怠隨其所至
常若有見雖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蠻貊
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也

學問之要在乎專與熟不專則無功不熟則
無驗凡有志於道者孰不知忠信篤敬之為
美然未見其效驗如此者不專不熟故也其
必用志之專用力之熟而後見其參於前倚
於衡而其行沛然孰能禦焉子張問行亦猶
問達之意皆學問之難事故夫子之所答丁
寧反復不厭其言之繁學者不可不熟察而

溪體焉

論曰忠信學問之本篤敬學問之地始終全體盡之矣後世儒者以為忠信篤敬是日用常行之務非窮遠極高之論而別立一般宗旨殊不知道者實理也學者實務也豈外忠信篤敬而別有所謂高遠者哉故知道者其言近而實故用之而愈不竭不知道者其言遠而虛故無益於日用離忠信篤敬而言道者非知道者也但要忠

信者必流於硜硜務篤敬者必陷於把捉此亦學者之所當慮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衛大夫名鱗如矢矢言直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此言一子皆衛賢臣而其行自不同也若子魚能伸而不能屈知成已而不知成物惟可謂之直伯玉因時屈伸卷舒隨宜可以成已可以成物故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失人則善不周矣失言則道必瀆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立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求生謂求生路也

志士其志有所不為仁人其德足以成物其行雖不同而其於仁也一也生乎以之死乎以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志士之所期仁人

之所立大矣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猶為衛君之為大夫從政故以其才而言士未與政故以其德而言

工不利其器則其事不善人無賢師友則其德不成薰陶漸磨之益可謂甚大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也曾子亦曰以友輔仁

蓋言不可不以賢友為助也

顏淵問為邦

為者創為之謂創造紀綱法度也周禮冢宰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是也與問治國自異也

子曰行夏之時

時謂春夏秋三時以斗柄初昏建子

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然春者蠢蠢然物自發生故唯夏之正為得天乘殷之輅而等威已辨是以質為尚時之正也

服周之冕冕禮冠周冕華而有飾蓋其為物尚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以文為尚

樂則韶舞韶舜之樂取其盡善盡美上文既損樂而示之顏子王佐之禮而論之故此特舉舜之

故以下治天下之法告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鄭聲鄭國之音佞人辨給之人淫聲能蕩人志佞人能危人國故放而遠之

治天下以仁為本而夫子告顏子特以四代之禮樂者何哉蓋因其問為邦故折衷四代

之制以示之此其所以異也夫法必有弊道則無弊先王之制雖因時勢順民心而立之然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夫子於是就四代之制各舉其一事以示其稷粢益行夏之時取其正也乘殷之輅貴其質也服周之冕從其文也樂則韶舞者尚美善之極也放鄭聲遠佞人者防害治之本也所謂萬世不易之常道兼文質存法戒治天下之道盡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不及久遠之外則憂必起於至近之地家國天下莫不皆然此言甚近然從之則吉違之必凶神明所不如著蔡所不及其可不謹畏佩服也哉○宋李文靖公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此亦可謂遠慮之一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重出義見前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于朝

薦賢舉能居位者之任也若不知其賢而不舉之則固不稱其職况知而不舉之則猶盜竊非其有者而陰自有之故曰竊位甚言其罪之大也後之在位者宜監於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自治厚而責人薄者仁者之用心何往而有怨哉小人反此益遠怨者德之符多怨者讎

之招故君子謹焉○昔宋呂祖謙性太褊急
適讀論語至此大自感悟後來一向寬厚和
易也可謂善讀論語者矣

子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

朱氏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詞
也不如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慮事欲審操心欲危苟不如此則其非妄則
必不智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私智也難矣哉言其難
其難以入德也

此言燕朋之害也群居終日則徒曠時日本
無肄業之務言不及義則游談無根好行小
慧則機心日熟放辟邪侈無所不至乃眾惡
之所由而生可不戒乎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然發強剛毅之
氣多而寬裕溫柔之意少故行之必以節文
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而後為君子

也

論曰聖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
曰義以為質者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
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人道之別於禽獸
也有時而重於仁故曰義以為上又曰義
之與比若夫佛老之徒所以差道者不知
義之至重故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夫子之家法學者之所當務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勉人及時進脩也張氏栻曰有是實則有
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
可名君子疾之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亦夫子之家法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古之
君子其自修如此故德日修而邦家無怨○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莊以持曰矜和以處眾曰群

君子道德自持非立異以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群而不黨小人惟知有已而已豈能不爭惟知有勢利而已豈能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恐得小人以人廢言則恐遺善言不以言舉人智也不以人廢言仁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

要告

夫人之惡易見而人之憂難察處已則寬而待人必刻此人之通患也故以恕為心則不淡咎人而能宥過救難其效有不可勝言者

矣故曰可以終身行之子貢嘗聞一貫之旨而未知其方故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夫子答之曰其恕乎猶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

所試矣言吾之於人初無愛憎何所毀譽但所稱譽者乃有所試而然不虛譽而已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代之盛直道行于天下而美刺褒貶無所諱避者亦斯民而已是吾之所以於當世之人不輕絕之也

此言古今之人不甚相遠也蓋道無古今之異故人亦無古今之別今斯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其性初無以異也而不識道者必以不善視當世之人其至於經天下則必欲盡變一世之人而直為三代之民豈有斯理乎哉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湯武不易其民而天下自治亦何淺嫉之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
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陳氏櫟曰疑以
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
人心之不古亦可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其言者必依附名理假託仁義故其言佞
是而實足以亂德也大人量大能忍小事故

能成大謀也若於小事不能忍則輕動遽發
必亂大謀故君子崇正而醜巧尚成而惡敗
亦唯道之所在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之好惡雖公然不能無雷同之說而是非
之實非衆人之所能識其事善而或以惡目
之其事惡而或以善稱之特行之士衆人必
忌鄉原之行流俗所悅故聖人不隨衆而好
惡必察其實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大也。

此聖人專責成於人也。蓋道雖大而無為人雖小而有知苟力學修德則各隨其才為聖為賢而文章德業足以被覆於天下也。蓋有堯舜之聖則有唐虞之盛。有湯武之君則有殷周之治。上自孔孟下至群賢各因其人文章德業從而廣狹皆人之所弘而非道之所弘。此孔門之所以貴學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一心可以入堯舜之道。一心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在能改過與否焉耳。夫人不能無過。能改為貴。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聖人之教不貴無過而貴能改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聖人言學問之益以示人也。蓋思而得之不如學而得之之速且安焉。凡物必有成法。就此損益則其長短高下皆可一舉而定。何

謂成法聖賢之所行是也若棄成法徒爾思
惟則雖殫力焦思勞而無成故曰好知不好
學其蔽也蕩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
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不謀食君子之所務如此憂道不憂貧
君子之本心亦如此蓋雖君子無食則不生
貧則不立然而其所以不謀不憂而自立於
世者以德不孤必有鄰故也故曰祿在其中

矣然則何謀之有亦何憂之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難得之必失之

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
位唐孔氏曰得位由知守位由仁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則民不敬
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

此專言為君之道責成於上也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所謂知及之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所謂仁守之

也能盡此二者則為君之道得焉然守身無度則民慢而今不行故不莊以涖之民不敬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動之不以禮則亦未善也蓋雖知仁莊禮不可廢一然知仁其本也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氏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

此言君子之所得與小人不同也君子於小事雖未必見其能然用之於大事則綽綽其

有餘裕矣非若小人於小事雖或有可取者

然委之以大事則褊淺狹小不能受容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踏踐也踏水而死者所謂忠信可蹈水而死者所謂守死善道之謂比

海而死是也蹈仁而死者所謂守死善道之謂比干及程嬰杵臼之徒可以當之也言水火人之所畏者然人或有不蹈而死者矣而至於仁則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可須臾離焉然人畏而莫之敢近亦甚於水火蓋怪而歎之也

此聖人怪人常能為其所難為者而於仁反畏憚怯縮不敢為而歎之也蓋一旦感激而

殺身者易至於從容自得殺身以成仁則非至誠惻怛發於中心者則不能所以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言仁之不可不力行也師者道之所在固每事不可不讓焉然於仁則不然者蓋仁人道之本而師者所受命也苟如此則盡人道之本而能受其命者也其不讓之者適所以深讓之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氏曰貞正諒信也

馮氏椅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朱氏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

張氏栻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劉氏摯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

事先奉事之心每在賞後

子曰有教無類類者謂世類之美惡若春秋傳所謂世濟其美世濟其凶是也

此言天下唯有教之可貴而無類之可言教法之功甚大而世類之美惡不在所論蓋人性本善雖其類之不美者然有學以充焉則皆可以化而入于善矣此孔子之所以為萬世開學問也至矣大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猶言術業

人各有術業苟非已道而相為謀焉則非惟

犯人之職必敗其事故聖人戒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以意明理盡為本所謂達也若專用工夫於言詞之間則意理皆病何用辭為○陳氏曰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師樂師瞽者冕名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

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朱氏曰聖門學者於聖人

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愚謂子曰然
學者之於言動又要如此否則非學相導也古者瞽必有相凡

固相師之道也
於瞽者皆不可不導焉
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至誠無妄無往而非
仁前再記夫子待瞽者之禮皆出於至誠懇
惻之意而非勉強而然蓋瞽者人之所易欺
於是盡其誠則無往而非誠也於乎聖人之
心于今猶見也大矣哉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曰季氏將伐顓臾

有事於顓臾
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路為季氏臣蓋二子心有不安者故特來報夫子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

以伐為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于此山之下使臣何以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且爾
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一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

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

與兕野牛也柙檻也楨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楨

責也其冉有曰今天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

世必為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邑冉有

其有可伐之狀益見義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

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言君子好直故疾夫舍其

在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此二句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

少和謂上下和睦安謂堅固不危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季氏所患者在於貧與寡與傾

患上下和睦則無民少之患堅固不危則無傾

覆之患然是時遠人不服邦分崩離析則三患

自至何暇以伐顛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文德如禮樂法度之

由與衆也相去于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遠人謂顛與分崩離析謂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

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

人皆視目前之小利而不知後來之大害天下之通患也後世講武者豈不曰如是而能享其利乎殊不知苟其內不均不安不和則敵未讎而又而變生肘腋不可復救焉○洪氏慶善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

希不失矣齊桓公晉文公皆為諸侯之盟主然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家臣也五世三世言

陪臣其世數大約不過如此天下

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君不失權則大夫不得自專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政當人心則無竊議

此章蓋記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道之初變也自大夫出世道之再變也陪臣執國命變之極也諸侯以為

可_レ以_レ此_レ而制_ス天下_ヲ大夫以_レ為_レ可_レ以_レ此_レ而專_ス國政陪臣以_レ為_レ可_レ以_レ此_レ而承_ス執國命殊不知上以惠_レ下下以奉_レ上而後上下叙而國安若夫逆理愈甚則其失_レ之也愈益速也春秋之作欲遏_ス亂臣賊子之欲而挽_レ之於治古之隆故明_レ其跡以詔_ス諸後世其慮_レ之也至深切也人君至於庶人不可_レ不_レ監_ス焉

論曰或曰自古諸子著書立言論治天下之道是以庶人議之也彼皆非乎答曰非

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然天下有道則學在上天下無道則學在下學在上故庶人不敢議焉非抑而不議之也學在下故雖以庶人議天下之事而不為僭其恐道之絕于天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益不得已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惡立宣公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自季武

損故樂節禮樂則身由規矩而進德之基立矣樂道人之善則守己之心除而尚德之意篤矣樂多賢友則不敢自足而成德之輔眾矣故曰益也樂驕樂則無所恐懼而傲日長矣樂佚遊則無所惕勵而志必荒矣樂宴樂則有所貪戀而志易溺矣故曰損也人不可不慎其所好樂焉大學曰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者非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躁不安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隱者情實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瞽者猶若無目人也

此言卑幼侍尊長言語之節也蓋人必有禮得之則為君子失之則為野人而其於言語

最所當慎況於侍君子之間乎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得貪也

此三者學者終身之大戒也夫人生血氣不

能不從時而變則又當不可不從時而存警
戒蓋血氣在身而戒之則在心言其不可自
任血氣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畏怖也天命者天之所命吉凶禍福是也大

人者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聖言則方策

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聖人之言故不知二者者之可畏也
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人位重德尊人之所

崇敬聖人之言猶神明不可欺皆不可不嚴

憚敬畏焉君子畏之以自慎其身小人侮之

以自敗其身蓋知天命而後實畏天命知畏

天命而後能保其身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唯絕私智黜私見一味忠信至正至

直然後可以知之非作聰明任學問者之所

能及也實進德之至學問之極功也所以君

子三畏首而言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

而學之又其次也困猶困於心衡於慮之困
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言事勢窮蹙以困於心

此夫子深贊學問之功以勉人也夫道一而已矣生而知之者固不待學焉人之上也學而知之者及其成也則亦與上者同功故次之困於心而後學則固未矣然勉而不已則亦可以進於上故又次之若夫困於心而猶不知學則是無義理之心者故為下矣所謂無羞惡之心者非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

思恭言思忠

明者視無所蔽也聰者聽無所失也溫溫然如玉也恭情慢之氣不

設身也此五者就身而言

盡也此五者就身而言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

見得思義

敬奉承不怠也思敬則事無失思難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

不苟此四者就事而言

此明君子除九思外無復他思也夫人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能思也若夫喪身敗家者皆弗知思故焉耳九思蓋所以狀其善思也

耳論曰醫之製方必有君臣佐使之差奇偶
緩急之殊衆藥相配而後能已疾救人若
夫用單方者亦徒備急之用要不足為法
聖人之設教也亦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衆功兼全而後以成其德如先儒主敬之
說亦用單方之類耳又曰事思敬九思之

一耳謂九思皆當主乎敬者何哉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挾湯吾見其人
矣吾聞其語矣言好善惡惡出於其誠者隱居

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

人也隱居求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也義即君臣之義也行義達道

者如幡然而起應湯之聘幣也孔門若顏曾閔冉之徒可以當之而夫子曰未見其人者蓋夫子泛論當世人林而至其門人則每不論及之也

善善惡惡出於其誠者人之上也何故不及
求志達道之人邪曰聖人之學以經世為本
而不以獨善其身為極故曰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蓋善善惡惡出于至誠雖行之至
者然不若求志達道者之不唯成已亦能成

物之為大此其所以優劣之也以此教人猶有以自潔為高者豈非不知其輕重者乎
 論曰舊註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撲湯顏
 曾閔冉之徒蓋能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惟伊尹太公望可以當之顏子
 亦幾乎此非也孟子明言禹稷顏回同道
 又曰易地則皆然今言亦幾乎此則是右
 伊呂而左顏子也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
 矣而顏子亞之則其德業豈有媿於伊呂

乎哉若伊呂之儔得君行道功業大被于
 天下焉則人固識其為賢聖也若數子者
 不幸而厄於時不能有為於天下故人皆
 不致疑於伊呂而每疑於顏曾不亦左乎
 曾西喪子路而管仲則其所不為而先儒
 以管仲之事業為子路之所不逮亦此類
 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程子胡氏以為第十一篇錯簡誠言人之所稱不在此於富而在於異當在此句之上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

此言雖萬乘之君然無德之可稱則曾匹夫之不若齊景公大國之君也然死之日泯然斯盡與草木同腐伯夷叔齊首陽之餓夫也然萬世之下猶與日月同光其榮辱隆汙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嗚呼以人君之尊而不得下與匹夫比豈不可閔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尤以為伯魚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禮者人之隄防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

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之問不責以善故古者

易子而教亦言遠之也

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而無甚異於人以為言者益人情以詩而知人道以禮而成皆言萬世通行之道是故聖人之道為萬世通行之道詩禮之經為萬世通行之典若夫遠人以為教者豈聖人之道乎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孔氏曰小君君夫人之稱

孔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其禮也○吳氏棫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古義卷之八終 三十一

論語古義卷之八終

文政戊子季冬

論語古義卷之九

伊藤維楨述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五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陽貨季氏家臣名虎

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魯人素仰孔子貨欲招來謁已以爲重而孔子不往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以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凶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孔子

時其凶也而往拜之瞰其凶而往也遇諸塗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

論語古義 卷之九 一 古義堂藏



論語集注卷之九

謂仁乎曰不可塗道也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也德被天下之

好從事而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不謂及事幾之會也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

仕矣朱氏曰將者且之辭然味必之辭

此記仲尼不為已甚而示學者以應世之權也夫道可以通天下而甚高難行之事皆非道也凡有志者必迫有氣者必激但聖人道廣德邵於天下無可無不可自有權存無所不宜也

論曰舊註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

禮也必時其亾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

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

也對而不辨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詰也愚

謂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

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微而

觀天一撮土之小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

見其愈鑿而愈遠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

論語集注卷之九

不移

或曰下子曰二十
字衍文今從之

此明聖人之教人不責性而專責習也言人性氣質其初未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矣學者不可不審其所習焉苟有教以習之則皆可以化而入善唯上知下愚一定不移而已耳

論曰孔子曰性相近而孟子專曰性善其言似有不同者何諸孟子學孔子者也其旨豈有異乎其所謂性善者即發明性相

近之旨者也蓋自堯舜至於途人其間相去奚翅千萬可謂遠矣而謂之相近者人之生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以為相近而孟子專以為性善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生質論之而非以理言之也若以理言之則豈可以遠近

言哉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夫子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微笑貌言以可大用之道而試之小邑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不以不學故武城雖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以不學故武城雖

耳。嘉子游之言以明前言之戲也

朱氏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

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君子之德在於愛

入小人之德在於易使君子學道則有以養

其仁心故愛人也小人學道則有以消其暴

慢故易使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如

此後世捨禮樂而任刑殺雖其欲治而可得

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

以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之適也巳止也言道既不子曰夫召我

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言

與周道於東方也

蘇氏軾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

論曰聖人之仁天下也至矣苟有善心以向之則雖叛人猶欲往况未為叛人而有

向道之志者乎天下未至於無道而先以無道視之引身自退絕志於斯世者實聖人之罪人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天下極廣之稱言無處而不善也

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倚仗也上總舉五

者之目此分言其效如此此亦專以修德之功夫告之也言能行此五

者於天下則親疎貴賤靡思不服其君用之
 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何仁
 如之夫子以此答之則子張進德之深亦可
 知矣學者以曾子之言甚輕子張其見亦左
 矣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

佛胎召子欲往

佛胎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幸也

子路曰昔者由

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佛胎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朱氏曰子路恐佛胎

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薄磷

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深自緇黑色夫子曰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詩曰匏有苦葉是也言

吾非如匏瓜無用之物無資於世者也益因偶見匏瓜而云然

夫子昔者所言乃君子守身之常法篤信者
 或能焉然未盡仁也蓋聖人之視天下猶已
 之身視其疾苦猶已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
 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
 自我絕而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

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盼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暇論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也

居吾語女禮君子問夏端則起而對故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謂徒窮高遠而無所止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賊謂

學其蔽也絞直者不枉苟不學以輔之則急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勇者好進苟不學以好

不好學其蔽也狂剛者不屈苟不學以好

此言學問之功甚大也蓋六者皆天下之美

德然或原于氣質之稟或出於好尚之偏而

不能得其正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

其德則天下豈有大於學問之功者哉

論語行義

古義定哉

之則離人倫遠日用如佛老之教是也

則害於物信者守堅苟不學以辨之

切不寬如子證父攘羊是也

裁之則逆理亂常

制之則妄抵觸人

此言學問之功甚大也

德然或原于氣質之稟

不能得其正必待學問

其德則天下豈有大於

論曰學問之功至矣苟學以講之則事有所法偏有所救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迷若徒任其獨智則雖鉤深撥蹟發天下之秘亦不得其正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若佛老之徒非不窮高極遠然而其所以離世隲倫獲罪於聖人者皆由絕聖棄智祛其見聞也故孔門必以學為入德之要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志意興起

而易以觀觀古今人情風俗之所可以群群而不黨怨而不怒可以怨怨而不過而夫子為門人論讀詩之益也蓋學問不可強作必非志意興起則莫以入于善故以可以興先之不知人情風俗之所以然則莫以施政立教故以可以觀次之得于詩則得性情之和故可以群可以怨而其心溫厚和平

君

人倫之道得失悉備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能得明人倫博通庶物能得廣見聞學者苟
 於此有得焉則其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夫
 子唯許子貢子夏以始可與言詩已矣則悟
 詩之難亦非初學者所可驟而至也學者知
 其易亦知其難可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猶學也周南
 召南詩首篇名

正牆面而立謂正面向牆而立
 言前後左右皆無所見也

二南之詩皆言成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

家之道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
 風化之盛其奚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
 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譏
 夫苟安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玉帛禮之物鐘鼓樂之器本非禮樂之實
 言人徒視其器物而不知禮樂之德有在
 則豈足稱其
 其名哉
 禮可以安上治民樂可以移風易俗豈玉帛
 鐘鼓之云乎哉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必待

其人而行苟非其人則雖儀文無失聲容可觀而無以見禮樂之實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厲矜莊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壁窬也

與踰牆言內實系弱外事矜持故常畏人之知之猶穿窬之盜畏人之知之之甚也

此為在位者言蓋色欲溫心欲剛而上之於下必莊其顏色以臨之而內或有所溺焉則

畏人之知之豈可不赧乎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與愿同謹也鄉原以同流俗合污世鄉人皆稱

愿人者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反亂於德故以為德之賊也

陳氏櫟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

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也棄也廢也

道聽塗說謂實無所得而輕聽妄說

此夫子歎後世道德之下衰也蓋在昔尊道甚篤而不敢容易論之必也躬行心得爛熟融釋有餘於已而後應於人故聽之者有所益而用之者必當其可也及至後世道聽塗

說不要其實，輕浮淺露，靡然成俗，其或著書作文，肆然談天下之事，巧麗富藻，雖若可悅，然實道聽途說之流，要不足尚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夫，凡陋卑汙，不見義理者，指在位

而人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以得之，或曰：患得之當作患，不得

鄙夫之事君，其患得之也，猶有所顧慮，至於患失之，則非止赧慙醜惡之事，無所不為。凡

其可利於己者，雖人之患難、國之傾覆，皆在所不顧。故聖人深惡之，庸君以為良臣，每近狎倚，賴而不知，此皆禍亂之漸，覆亡之招也。可不戒乎？○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昔所謂疾，今亦

之傷俗也朱氏曰狂者志願太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高肆謂不拘小節者志願太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蕩則踰大閑矣朱氏曰矜者守身太嚴廉謂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朱氏曰愚者暗昧不明直謂時世之變實憂世道者之所深歎也故曰肆

日廉日直皆氣質之偏而謂之疾至於蕩與

忿戾與詐則惡而已矣非疾也蓋三者之為

疾猶足就此以見其俗之淳朴至於後世則

民性習於惡俗而雖斯疾亦無此風俗之所

以益渝而不復古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鄭聲鄭國之音

實苟聽之則能傾覆國家三者皆似而是而實非故聖人深惡之

凡天下之事其是非善惡之甚著者判然易

見不足以惑人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

惡者人心疑惑足以亂真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矣此孔子之所以惡鄉原也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學者專貴言語而不知尚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言天雖不言然四時自行百物自生

道之行亦何待言語焉

此欲學者不求於言語而淡務其實也夫有實而無言不足以為患以雖無言必行也若有言而無實則雖巧文麗辭極天下之辨無益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歐陽子曰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而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脩於身矣不施於事亦可也若顏回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夏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

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

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朱氏曰當是時必有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張氏栻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

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言喪不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又言

喪一期既足之意沒盡也外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按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今四時變國

火以救時疾註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

之火今詳本文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子曰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稻糯也穀之甚美者父母之喪

斬衰三年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緜女安則

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音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此朱子之言也女安則

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此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

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懷抱也通達也夫子不

出而推言君子喪必三年之故而使

宰我此言其必在於具慶之時乎蓋幼而喪

父母與父母俱存者自無此心故或有疑於

喪必三年之說若一旦遭大故則自有不能

已之至情故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況觀夫子曰今女安則為之則知宰我此

時父母猶在夫子之於父母有所怙恃乃得

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苟能知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有疑於

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纔

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

之道乎夫子之言甚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

特為之中制者蓋臆說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

此言不用心之甚不可也非取博奕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亦以

無所用心比之禽獸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也

君子小人皆以位而言

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死生存亡小而進退取捨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

立而氣有所帥不依勇而自裕如也若勇而

無義則君子為亂小人為盜而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矣蓋義之與勇其趣相似而實甚殊

矣此子路所以有尚勇之問而夫子有義以

為上之說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揚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

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上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

者訕謫也窒塞也邢氏曰謂好為果敢窒塞

人之善道也稱人之惡者薄也下而訕上者

逆也勇而無禮者暴也果敢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而窒者，在也。故夫子皆惡之。
夫子又反問子貢以發其意。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計以為直者。
此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計，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人自以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待士君子者，交之以忠信，接之以禮義，務在盡已而已矣。唯女子陰質，小人陰類，不可近之，亦不可遠之。苟失其所以御之方，則家道或自此壞焉。故戒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朱氏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孟子曰：可欲

之謂善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為人可
欲而不可惡者必君子也可惡而不可欲者
必小人也鄉人皆惡之猶有可言者至於無
往而不見惡則其無善狀可知矣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

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
無道早去之箕子伴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子皆忠君憂國不
為身嫌故皆謂之仁

仁實德也故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

慈愛惻怛之心而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為奴
而奴當死而死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有
痛哭流涕之意但去則似於忘君為奴則似
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殷有三
仁蓋為微子箕子暴白其精誠也猶孟子所
謂禹稷顏回同道之意且就此觀之則知為
仁者或遠或近不可以一而拘焉

柳下惠為士師一黜士師獄官
黜退也人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承上章類而記之。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詞而之矣。

此蓋夫子稱柳下惠之仁也。夫直道則當去，不去則當枉道。柳下惠三黜不去，而終不失其正。又有戀戀於父母之國之意，非仁者不能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遂行。○愚謂景公既曰：以季孟之間待之，而

而不可遽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做夫子不對衛靈公問陳而行之例。以此語為夫子之言。○按舊說據史記世家以此為魯昭公二十五年之事。此時孔子年三十五，名位未顯，想無景公以季孟待之之理。恐他日之事。

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猶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之類也。季孟皆魯之強臣，景公遽欲以此待孔子，其禮固隆然。非待孔子之道，此夫子之所以行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司寇，冠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前記三仁柳下惠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
行夫聖賢之事出處進退雖並行而不相悖
然中庸為至此夫子之所以獨度越于群聖
也

論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
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
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
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膳本

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
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
蓋可證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輿楚人佯狂不仕時

過其車前下文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知孔子
乃其歌詞也故以鳳比之但鳳有道則見無道則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已止也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下

軍也孔子蓋欲下為接與言斯人之徒與而不可絕物離世獨善其身也

輔氏廣曰觀接與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慙懃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專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不啻如冰炭白黑之不同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

津矣執輿執轡在車也初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

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

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

世之士哉耰而不輟朱氏曰滔滔流而不反及之

以告夫子無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朱氏曰無然猶然恨然惜其不喻

而已豈可為絕人離世哉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

逃山野以獨潔其身哉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

也天下有道猶曰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

論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不欲變易天

下欲變易天下者是以己之道強天下也

不欲變易天下者是以天下治天下也蓋

天下以人而立不能去人而獨立故聖人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未嘗避天下而獨潔

其身如長沮桀溺之流固非通乎天下達

乎萬世之道也及夫佛氏以寂滅為教老

氏以虛無為道思以易天下然到今二千

有餘歲亦未嘗能滅天下之君臣父子夫

婦而復太古之無為於是益知吾夫子之

教太中至正貫徹古今不可以復加也又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

以人治人改而止聖人之不絕物憤世也

若此唐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益

得此意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為夫子。朱氏曰：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不分，猶言不辨。不分，猶言不辨。

植其杖而芸。子路供而立。

植，倚立也。芸，除草也。子路供而立，敬之也。

止。子路曰：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子路曰：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亦知人。

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亦知人。

子曰：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子曰：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子路見其二子。

而亂大倫，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

知之矣。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行其

義，謂仕以達其道也。

黃氏榘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

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

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

論曰：隱者以不仕為義，聖人以仕為義，蓋

義者天下之大路也。舍之則不可以一日。

行焉君子之仕也非以干祿也將以達其道於天下也聖人豈可止而不止者乎若以此時而止焉則是無義也故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後世儒者之論義也益亦隱者之見焉耳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遺

逸民者無位之稱按虞仲夷逸不見經傳荀子書有子弓或曰即朱張之字少連東夷人見檀弓或以虞仲為泰伯弟仲雍然泰伯死仲雍繼其位則不可謂之逸民且生在於伯夷之前則夫子不可列之於叔齊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與

陳氏櫟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其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其身可

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意思慮也中慮謂虞仲夷逸隱居

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朱氏曰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言七子各有可有不不可非絕世離俗

則必和光同塵皆不可行故夫子言此以斷之

無可無不可者義之盡而道之全也學苟不至乎此者必可則無不可不可則無可唯聖人仕止久速各適其義而無可不可之可言

也

大師摯適齊大師魯樂官之名也亞飯于適楚亞飯以下以樂備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班固曰王者平且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魯益宜三飯鼓方叔

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其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播搖也鼗小鼓

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少師陽擊磬襄入

朱氏曰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當時世亂道湮賢

者不得志非隱于抱關擊柝則逃于伶官樂工若簡兮之詩是已若大師摯以下諸人散之四方者益以斯時雖魯國亦不可仕非專尚淫哇之聲而正樂不行故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陸氏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人也大臣非其則不可棄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大故謂無永備

於一人此章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

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駟包氏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

四乳生八子其事甚異恐不可信只是言當時人物之盛耳陳氏櫟日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

論語古義卷之九終

文政戊子季冬

論語古義卷之十

伊藤維楨述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四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朱氏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得

見危致命則不苟偷生見得思義則有所不為喪祭哀敬則守身之本立矣其行如此足以為士故曰可已矣然上而為君為相亦不

論語古義 卷之十 伊藤維楨述

論語古義 卷之十一 子夏曰

止於此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弘寬廣也篤厚也

德在於執然不弘則徒為狷介之士道在於信然不篤則必為塗說之流故執德而必弘信道而必篤則可以為君子矣若不然則其始雖若有得然道德終不為已亦必已而已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

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於子夏之言故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

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

之何其拒人也

尊賢則道立嘉善則學進而亦能容眾則不棄人矜不能則能濟物此聖門之法言學者之所當盡心而受用也或曰此與無友不如已者之言相反如何彼益謂好友之者非曰

論語古義 卷之十一 子夏曰

彼求于我而我必拒之也況尊賢則自與小人遠嘉善則又不與不善相近不必拒之亦不待拒之也子夏之所言固雖擇交之道而子張之言實傳聖人之意者也本非謂大故不當絕損友不當遠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如諸子百家之屬是也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不通也

此言小道多優于事且見效速故俗士庸輩

多悅為之然致之於遠則泥而不通故雖有可觀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亡無也謂亡已之所未有

學進則日知其所亡必有加於前也德立則月無忘其所能亦不失其初也日知其所亡學而不厭者能焉月無忘其所能內自省者能焉既知已之所亡又無忘其所能日思月省常存於胸中則其進不可量焉天下之能

事畢矣

論曰天下之美莫大於知學天下之善莫大於好學而聰明才辨不與焉人而不知學則不可以為君不可以為臣不可以為父不可以為子至於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皆不得其所故聖人以好學為人之美稱而其於顏子不稱其穎悟而稱其好學則可見好學之善天下蔑以加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則求之也精篤志則信之也實切問則無泛然之患近思則無馳遠之弊學能如此則雖不足以謂之仁而為事不苟必實之於身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政極也

居肆成事百工之事也學以致道君子之業也人各有其業君子豈可不知所務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所以言此者蓋欲人以此自考也夫君子之心誠故不自恥其過而以不能改爲深恥小人之心僞故恐人斥言其過而必自文之不知其愈飾愈露不可得而掩也故君子終於無過而小人則至過大而不可救弗思焉耳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朱氏曰儼然者貌之莊溫

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之著也其

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著自是如此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

厲猶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誨已矣

信孚於使民諫君之前則諫必行今必從自無咈其志之患若否則使民而民以爲厲已諫君而君以爲誨已事豈得成乎故君子誠之爲貴也○甚哉子夏之言似未子也設使

此章首肩子曰二字孰復辨之凡門人之語載于論語者皆不可不崇信而佩服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者若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是也小德者謂言行信果之類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此言大德固當不踰閑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

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見子夏之門人專務人事

之未而於道德之本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

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朱氏

人不能倦之倦言君子之教初無定法各隨其材而施之非以其未而先傳之以其本為後而倦之若我之門人當教以洒掃譬諸草木區以別

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勝之為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必書曰

竟如草木是也言君子之道昭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豈可隱之乎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誣罔門人小子乎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聖人之事豈可以此律門人小子乎

聖人之道猶草木之區別不可得而誣罔也然道無先後之可別而人有賢否之不同故教之有方造之有時不可漫爾而施善乎子夏之教人也隨學者所至之淺深誨之而不取以其所不能強之故在學者亦有所據以無凌虛之失有所親以無厭倦之患日引月長而不自知其進也

論曰集註譏子游之不知有小學之叙然游夏同學于孔門子夏獨知有小學之叙

而子游不知之乎觀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蓋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饒也。謂有餘也。

此言仕與學本無二致學以致其道仕以行其志故仕而能裕其事則雖未必學然不違乎學之理學而能及乎人則雖未必仕亦不戾於仕之道可知雖學而仕然若不稱其職則與不學同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此學而優則仕也子

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仕而優則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推而極之也

此戒時俗居喪者哀不足而專務文也即喪與其易也寧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聖門之學尚實如此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為難不能美其不

可及也然而未仁不與其仁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仁矣堂堂容貌之盛

務外自高者內必不誠故曾子謂其不能有輔人之仁亦不可資其仁而輔之也其稱堂堂者惜之也非贊之也○子張之行子游言其難能曾子稱其堂堂皆褒之之辭然而二子皆不與其仁是知制行之高易為而道德之實則難其人也夫窮經之人易遇知道之人難遇知道之人易得有德之人難得非知道之人則難與存義非有德之人則難與並

為仁矣此二子之所以不與子張也後世儒者因二子之言漫議子張者過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

致盡其極也至哀之情不待人言

人固無所不至然至於親喪則無不自盡焉可見人性之善不可誣焉而人之不可以不自勉也於是而忽焉則不可以為人也曾子引夫子之言而稱之所以深戒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

名速其父獻子名蔑言莊子事獻子飲食供奉無所不盡其心然不若不改父道之孝尤為大且盡也

獻子魯之賢大夫其用才立政固多可觀者而莊子皆能遵守而不改焉夫子言其他孝行有人之所不能者然而皆不若此事之最為難能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父有善政良法而為之子者不能奉行或輒變更之以徇其所好者世每有之今莊

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惟不辱先德且可以光祖業豈其他孝行所可能比哉而後世史氏傳孝子者專取奇行難能者稱之抑未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陽膚曾子弟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氏曰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情謂情實

凡民之善惡皆上之所使故古之聖王尤謹其所導焉蓋導民之要在先使民各得其所

故先王之治民必先使其有恒產而申之以孝悌之義若此而犯法猶有欽恤之意況養之無制教之無法此上先失其道也及其犯罪從而刑之是上罔民也固哀矜之不暇豈可喜之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謂地形卑下衆所歸言人若有一

汙賤之行則惡名歸之亦猶如此

言紂固不善然不如後世所稱之甚也苟人

一、置身于不善之地，則自為眾惡之並，可不慎哉！是以君子好處高明而惡居下流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心至誠，故雖微過，人皆見之。猶日月之體至明，故雖纖翳，天下見之。言明白易見，亦不掩藏之也。而其為過也，必無所不改而及乎其改之也。人益仰慕之，小人反之。子貢以日月之蝕喻君子之過，其旨深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太夫焉，猶安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不墜，曰堯舜而曰文武者，以下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上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記也。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

子貢言夫子從賢者學，其大者從不賢者學，其小者初無常師。有道則取焉，蓋言聖人道廣德大，好學而不已也。

論曰夫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婦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廣矣大哉若夫後儒所謂道統傳云者本倣佛氏所傳宗派圖而所造皆私道者而非天地公共之道故道統圖者君子不取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武叔魯大夫

夫叔孫州仇武叔其諡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七尺曰仞言牆高而宮廣故不得其門得其門

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武叔也言得其門者猶少

焉則入于其室之難宜矣

人之於道造詣淺者人皆可得而知焉造詣甚淺則非其人不能以知焉故曰聖人能知聖人也故子貢於武叔之言不非之而宜之

蓋以言聖人之難知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他人之賢者，在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

至高自絕謂謗毀以自絕于孔子何傷於日月謂不自知

其分量

其智愈深，則知聖人愈深，其學愈至，則尊聖人愈至。如孔子之喪，子貢廬於冢上，六年可

謂知聖人之愈深而尊聖人之愈至者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朱氏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

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貢責子禽之易言也。夫子

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朱氏曰：大不可

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謂植其生，所謂制其甲冑，是

也。道引也。謂導之以德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猶言不應後志，此皆言聖

人感應之妙至神速也榮極其尊親哀極其思慕言人之恭敬服從無所不至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黃氏翰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淡則末茂感動之淺淡遲速未有

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堯曰第二十 凡四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大祿永終咨嗟嘆聲曆數者紀歲時節氣

輔相天地之道書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是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言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此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亦以此辭命之

上古之聖人其道磅礴浩渺過乎中行而不

切於人倫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或有之
故堯以允執其中命之於舜而舜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舜之所
以能繼堯之道也

論曰古文尚書大禹謨篇亦載此言加以
人心道心危微精一等語然見此篇唯曰
舜亦以命禹則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止
此二十二字而無危微精一等語可知矣
宋明諸儒亦或疑大禹謨之非真古文以

為漢儒偽作大抵依倣諸經論孟中語併
竊其字句而緣飾之而荀子亦引人心之
危道心之微二句稱道經曰而不稱虞書
則知此語本非堯舜授受之語明矣蓋唐
虞之際其言論平易朴實專在於知人論
政之間而無後世心性精微論故知大禹
謨篇實出於漢儒之手而堯舜告命之詞
止於此二十二字耳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論語古義 卷之十 十五 古義卷之十

曰曰上當有湯字是也履殷湯名殷尚白而用
 黑牡者未變夏禮故也皇皇大也后君也謂天
 帝也此言昭告**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
 天以伐桀之意**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心也言天下之善惡已不敢私惟天所簡**朕躬**
 以萬方言勿降災祥於民也民之有罪實君之
 所為罪已而無罪民也○此語今見古文尚書
 湯誥篇然墨子書引此以為湯誓**周有大賚善**
 則古文尚書之可疑益可見矣
人是富何氏曰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
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曰親而不忠賢則誅之
 來則**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武王罪
 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武王罪
 謹權量審

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
 皆是也古者世官子孫相**興滅國繼絕世舉逸**
 守官廢則事曠故脩之
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朱氏曰興滅繼絕謂封黃
 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所重民食喪祭**孔氏
 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孔氏
 帝王所重者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
 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以上三言
 武王之事按武王語今多見武成泰誓等篇然
 古文尚書頗多乖謬且先儒亦多致疑故今不
 引以為證
 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
 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

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
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
篇之大旨也○堯舜湯武之道不過敬天重
民二者而敬天其本也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曰簡在帝心曰周有大賚皆莫非所以敬天
也凡賞善罰惡責已恕人所以推此心也夫
子所以祖述憲章者不外於此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公字不見

於論語據前篇當作惠字

此章舊本通前章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之事
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
彼有恭則不侮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
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而誤再出歟

論曰宋儒每以公字為學問之緊要曰天
理之公曰公而以人體之是也然公字屢
見老莊之書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何者
是是而非非少無所偏私謂之公然不擇
親疎槩而行之則必有害於義夫父為子

論語古義 卷之十一 十一
隱子爲父隱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垂涕泣而道之不可謂公然人情之至道之所存也故聖人仁以盡其愛義以立其辨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偏廢也故仁而無義則墨子之仁不可行也義而無仁則揚子之義不可從也苟居仁由義則不待言公而自無所偏私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

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氏曰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此二者者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二者者

治民之利治民之利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

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

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命吾古義

卷之十一

十一

古義定義

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爲美也

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謂殘酷不仁不戒視成

謂之暴不豫告戒而督其成慢令致期謂之賊

朱氏曰致期刻期也賊害也猶令致期謂之賊

賊也言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是害之也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朱氏曰猶之

均之也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

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為政以仁為本以不仁為戒此章雖論說甚

長然其要不過此二端不可不察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天有必然之理人

命則樂而不憂畏而不不知禮無以立也禮者

身之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者心之符

也故知言則

有以知人

輔氏廣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

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

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

之事備矣○尹氏曰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

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

不幾乎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

哉

論語古義卷之十終

文政戊子重九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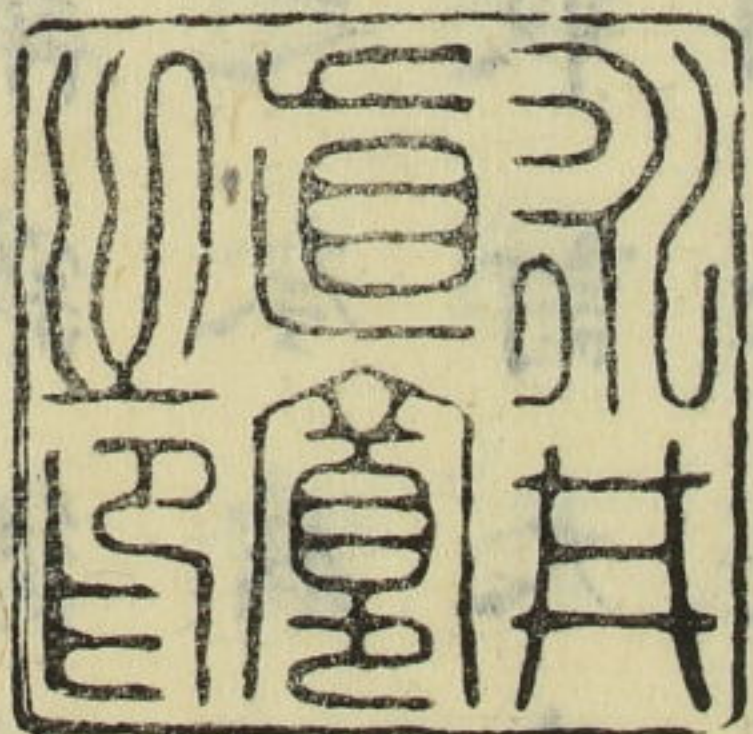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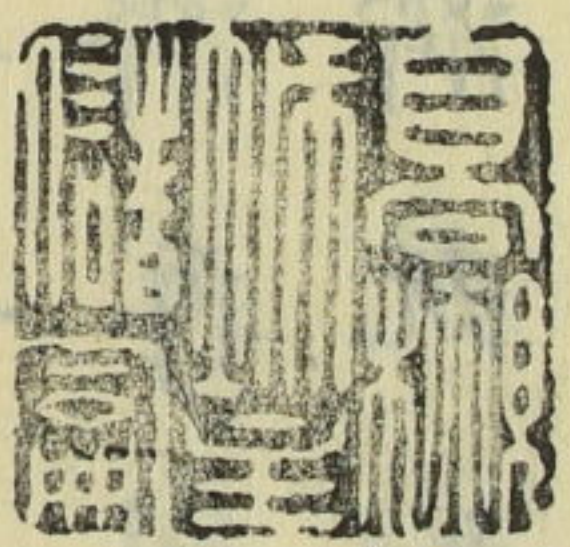
書再刻論語古義後
 古學先生以論語為宇宙第
 一書而其於古義最為精力
 所寓者至正德癸巳之夏東
 涯氏校正梓行筮以其刻字
 漫漶不清欲俟他日改繫做
 孟子古義版式有志而不果
 後數十年家罹災版亦燬矣
 余嘗聞享保中韓人來聘書

記成夢良深慕先生之學請
其童子問而太延享中聘使
李海阜亦請其四書解及古
學指要諸書爾後聘使之未
諸家筆語言及於此者不尠
則知彼中宿儒鴻匠亦有悅
其說者矣夫先生之學之興
德既如此而家傳第一書版
燬而不存亦非可憾乎因嘗

與侍讀臣三壽彰議欲從
其玄孫弘濟再刻之今茲文
政戊子弘濟既加校訂大募
門人弟子及四方同志克繡
梓之其版式一以孟子為樣
至文字句讀比之初刻殊為
卓然鮮明也於是東涯之志
得遂而先生之業益顯矣嗚
呼弘濟此舉亦可謂不墜家

學也歟。巧余一言，乃書其由於末。父改十二年己丑首夏。

日內守大江直寬識



書再刻論語古義後
論語古義舊刻，刻字不清。曾祖考嘗有改刻，今論孟合璧之志而不遂。及祖考之時，遇丙丁之厄，欲再刻之。荏苒有年矣，不肖叨繼箕裘之業，欲遂先志。嘗就元本，讐對加校。偶長岡侯之宰山本，勘右入京話次，謀之。遂爲之唱先。予叔氏亦應焉。又募穀下同志，延及四方人。

皆戮力資財焉。至己丑初冬竣工。日向守永井候嘉賞之賜。跋語。嗚呼。予劣才。每懷覆餗之憂。唯謹而株守耳。何圖各竭其懃。懇有今日之全大業矣。要為欲不朽。諸名公鉅卿及同志之懇情。謹誌于卷尾云。

伊藤弘濟謹誌

文政十二年歲次己丑冬



每部有圖章記號

無是者皆屬贗本

文政己丑再刻

京兆 文泉堂發行

